

木
版
王
注
楚
辭

(四)

楚辭卷第十三

校書郎臣王

逸上

七諫章句第十三 楚辭

初放

沈江

怨世

世一作上

怨思

自悲

哀命

一作哀時命

諺諫諺一作繆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

七辯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啟張協作七命皆七諫之類李善云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辭七諫之流五臣云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前漢東方朔字曼倩為太中大夫免為庶人後常為郎上書自訟不得大官欲求試用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

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慤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

故作此辭以述其志一作意所以昭忠信

矯曲朝也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一長於原高平曰

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言語訥

謚兮出口為言相答曰語訥者鈍也謚者難也謚一作

能言也又無彊輔言已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

通作謚淺智褊能兮褊狹也補曰褊必聞見又

一作強寡寡少也屈原多才其智博聞數言使事兮見

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已數進忠言陳便宜

作數諫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壑

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 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一無見字壑一作野 伏念

思過兮無可改者 言己伏自思念行 羣眾成

朋兮 羣一作群 上浸以惑 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

以惑亂而不自知也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 滅消也言

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 堯

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謇謇之氣以避禍患也 堯

舜聖已沒兮 聖字一無 孰為忠直 言堯舜聖明今

忠直也補 高山崔巍兮 崔巍高貌補曰上 水

流湯湯

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 頽弛俛視水流湯焉流行而不知竭自傷不

如山川之性身將顛沛也補曰
書云湯湯洪水方割湯音商
死日將至今與麋

鹿同坑

陂池曰坑言己年歲衰老死日將至不得處
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為伍將墜

陷坑弃不復久也補曰坑塊今鞠
字書作坑丘庚切俗作坑塊今鞠
塊今鞠

對切
日塊苦
當道宿
夜止曰宿言己孤獨無耦塊然獨處
鞠然匍匐當道而躓臥無所棲宿也

舉世皆然兮

舉一作與

余將誰告

舉與也言舉當
世之人皆行佞

偽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也一無
余字補曰告姑沃切易初筮告
斥逐鴻鵠兮

大近習鴟梟

鴟梟惡鳥一無習字梟一作鴟補曰斥
音赤梟不孝鳥鴟于驕切惡聲之鳥也

斬伐橘柚兮

橘柚美木補曰尚書厥包橘柚小曰
橘大曰柚柚似橙而實酢呂氏春秋

果之美者有
雲夢之柚
列樹苦桃
苦桃惡木不言君親近貪賊姦
惡之人而遠仁賢之士也補

曰桃自有苦者如苦李之類本草云羊桃味苦陶隱居云山野多有之詩隱有萇楚是也便娟之

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娟好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

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君之惠也乎一作於補曰便平聲娟烏玄切上歲

蕤而防露兮蕤蕤盛貌防蔽也補曰蕤音威蕤儒佳切艸木垂貌集韻作蕤下冷

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蕤蕤而防蔽霧露言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

休底也以言己德上能覆蓋於下則泠泠清涼可君下能底於民補曰泠音靈孰知其不合兮孰

作若竹柏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柏心實以喻君闇塞也言己性達道德

而君閉塞其志不合謂聖明之王往者不可及兮堯舜禹湯文

若竹柏之異心也武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悠悠蒼天

今莫我振理

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己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己懷忠正而君不知羣下

無有救理我之侵冤者補曰太史公屈原傳云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竊怨君

之不寤今吾獨死而後已

言己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

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

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

以覽私微之所傷

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

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

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

而弗忘

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弗一作不

齊

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

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

戒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傳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虫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忠而名著

也晉獻惑於嬖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已解於九章篇

中嬖一作驪補曰並力支切

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

徐亡

荆楚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

王也偃諡也言徐偃王修行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眾心中覺悟恐為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强大忌戰必危蓋謂此也補曰史記周穆王西巡狩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淮南子云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注云偃王

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文王滅之徐國今
下邳徐僮是也又曰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
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乃舉
兵伐徐遂滅之後漢書曰徐夷偕號率九夷以伐宗周
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
之偃王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後得驥驂
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
王大舉兵而滅之博物志云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
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
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鬪其民爲楚所敗元和姓纂
云伯益之子夏時受封於徐至偃王爲楚所滅按徐偃
王當周穆王時楚文王乃春秋時相去甚遠豈春秋時
自有一徐偃王邪然諸書稱偃王多云穆王時人唯博
物志姓纂但云爲楚敗滅不指文王其說近之後漢書
乃以穆王與楚紂暴虐以失位今周得佐乎
文王同時大謬

紂暴虐以失位今周得佐乎

呂望

卒怒曰暴賊善曰虐言殷紂暴虐
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

修往古以

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壟

小曰丘大曰壟言武王修先古之法敬愛賢能

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壟一作隴補曰集韻壟有隴音

賢俊慕而自

附兮日浸淫而合同

才敵千人為俊浸淫多貌也言天下賢能英俊慕周之德

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並合皆同志也浸一作侵補曰浸音侵浸淫漸漬

明法令而修

理兮蘭芷幽而有芳

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之士

皆有嘉名也一云苦眾人之妒予兮

言已患苦楚國眾人

妒我忠直欲害已也箕子寤而佯狂

箕子紂之庶兄見比干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

以脫其難也佯一作詳補曰詳與佯同

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

而內傷

言已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為傷痛而怫鬱也補

曰怫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

言仁

人聯結蕙芷服之於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已積紮忠信為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芷一作若佩一作珮香一作芳補曰古人云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謂惡人之行如鮑魚之臭也正臣

端其操行兮反離謫而見攘

謫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

志欲以輔君反為讒人所謫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補曰操七到切行下孟切攘而羊切

世俗更

而變化兮

而一作以

伯夷餓於首陽

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為

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補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蘇鶚演義云蒲坂有雷首山伯夷叔齊所居故云首陽山又隴西地名首陽東有鳥鼠山亦謂之首陽又杜預云洛陽之東首陽山之南有小山西瞻宮闕北望夷齊又阮籍詩云步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據

夷齊所居此山是矣論語注以蒲坂爲是獨廉潔而

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叔齊伯夷弟也言已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飢

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逾一作愈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

月乎無光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聰明也乎一作兮忠臣貞而欲

諫兮讒諛毀而在旁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也

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微霜下而夜降微霜殺物

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已亦將害已身使其忠名不

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貌一作肅肅百草

育而不長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華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剗傷百姓

使不得保其性命也育一作墮眾竝諧以妒賢兮諧同孤聖特

而易傷

言眾佞相與並同以妒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一云聖孤特補曰易以

鼓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

士曰隱寶

曰藏言己懷忠信之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

成功隳而不卒兮

隳壞也補

子胥死而不葬

言子胥為吳伐楚破郢

日翺規切

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

劍棄死故言死而不葬也補曰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故曰死而不葬也葬音藏瘞也顏師古

音當世

臧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

言當世

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羣聚成行而羅列

信直退而毀敗兮

虛偽進而得當

言信直之臣被蒙譖毀而身敗棄虛偽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職也

追悔過之無及今

無之一

作而

豈盡忠而有功

言君進用虛偽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己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一作覲

廢

制度而不用今務行私而去公

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

從私邪背去公正爭欲求利也

終不變而死節今惜年齒之

未央

言已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盡而將夭逝也

將方舟

而下流今冀幸君之發矇

大夫方舟士特舟矇僅矇也言我將

方舟隨江而浮冀幸懷王開其矇惑之心而還己也方一作舫矇一作蒙補曰舫與方同說文云方併舟也亦

作舫素問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

痛忠言之逆耳今恨申子之

沈江

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為申子也哀痛忠直之言忤逆君耳使之悲怒若申胥諫吳

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今心一作余遭值君之

不聰悉盡也聽遠曰聰言已欲盡忠竭其所聞陳不

開寤而難道今道一作導不別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

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尚不別縉布聽

奸臣之浮說今奸一作姦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聽邪說

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滅規渠而不用今

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離

憂患而乃寤今離一作罹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秋時枯

稿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業失之而

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蒿不可救制也

不救今尙何論乎禍凶

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危殆尙復論國之禍

凶豈不晚哉

彼離畔而朋黨今獨行之士其何望

言彼讒佞相與朋黨並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補曰堅平聲

日漸染而

不自知今

稍積爲漸汙變爲染積一作漬補曰漸音尖

秋毫微哉而

變容

銳毛爲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

長大也毫一作豪一無哉字哉一作裁補曰莊子秋豪雖小司馬云兔豪在秋而成一云毛至秋而更細故以

喻小說文云豪豕鬣如筆管者毫長銳毛

眾輕積而折軸今原咎雜

而累重

咎過也言車載眾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重絛雜載眾多之故也以言國

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原一作厚補曰戰國策云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累釋文力瑞切